三朝遼事實録

平臺

召對欽奉

御製

聖諭二道

內閣傳奉
御製朕昨平臺召對
內閣府部科道
等官輔臣鴻訓

面薦本兵王在
晉清譽素著熟
諳韜鈐況曾經
略遼東久練邊

務無一切軍務可
堪倚任朕思果
能居中運籌調
度殄滅奴虜恢



復舊疆封拜爵
賞朕决無吝惜
來給事中薛國
觀奉差曲海事

覈具奏彼處情
形及軍中弊竇
種種敷陳剴切
朕已面諭伊着

從實指名奏來
欲憑裁奪遼東
如此施處更難
[illegible]宜兼籌情爾



克盡糾彈之職
庶積習可破軍
餉不致虛冒矣
至如宣大插酋

警報已及半載
有餘未見彼處
督撫鎮道等官
設法防禦相機

增截電傳報
動輒請帑爲辭
希圖塞責率且
職守謂何部發

軍餉何在顯是
該鎮文武將吏
承衙精核以致
軍需單置糧餉

虛胃徒飽貪實
谿壑使軍士樓
腹何以折衝禦
侮見今內帑空

虛非昔年之祭
豈得頻請卿等
還傳示戶兵二
部着參考設處

務使足兵足食
毋致臨渴掘井
有悞軍機卿等
擬諭來行故諭

崇禎元年六月　日

六部都察院接

出

聖諭朕惟司馬掌握

六師允塞之安

危所繫督撫經
管各鎭四夷之
叛服攸關償兵
實撥討不精則

軍興緩急何賴
邊防漸壞敵燄
奚張縣昨平臺
答對稱聞齊部

科道等官輔臣
鴻訓面薦本兵
王在晉清操素
着復諳韜鈐況

曾經略遼東久
練邊務匈奴部
落歷歷指掌一
切軍機委堪倚

任若果能居中
調度悉力運籌
殄滅奴虜恢復
舊疆封拜爵賞

朕決無吝惜又
給事中薛國觀
奉差山海事竣
其奏被虜情形



及軍中弊竇種
種敷陳剴切朕
已面諭仍着從
實指名奏來以

憑裁奪夫遼東
如此他鎮可知
若言官不徇情
面充盡糾彈之

職則營伍虛冒

可稽軍糈耗蠹

立剔矣至於捧

齎帝賞久在遼

東一旦拔帳而
西騷動宣雲已
逾半載不知啓
疆之散的是何

因又未見彼處
督撫鎮道等官
作何設法羈縻
作何相機堵截

一有警報動輒
請帑為辭希圖
塞責平日職守
猶在郡縣額餉

何在顯是該鎮
文武將吏不肯
清核以致糧餉
虛靡士馬單弱

徒飽貪官之槖
罔恤戍卒之饑
脫有不虞何以
禦侮見今內帑

空虛冒非胥比
何得任意頻請
着戶兵二部從
長計議多方設

處務使兵食兩足戰守有資又覽輔臣道登疏內所言三款曰

守
祖制曰秉虛心曰責
實効確於軍國
有裨足見經濟

遠略諸輔始終
擔當朕自主持
獨斷必使情面
破而欺冒清兵

餉足而醜虜滅
使天下後世知
朕君臣令共倡
應之効也即着

中外諸臣一體遵奉力行敢有視詔旨如空文而怠玩泄緩仍

前後不經急臨
期捉襟露肘此
推彼郤坐誤軍
機科道官郎時

指名劾奏國憲
凜然朕決不輕
儻爾等內外文
武各官俱要體

朕精兵足餉至
意力破積習丕
振新猷仍馬上
傳與各邊將吏

知道

崇禎元年六月十三日

在晉恭誦
聖諭受
知甚深爲
本朝所未有矢忠殫慮仰圖報稱秖因
平臺激諫極陳時事史臣注記語至數千百言觸諱
招尤爲時局所忌又緣南垣糾彈樞輔濫用金
錢
旨下兵部覆核水旱相搏風波遂起於是異己合謀
借惠安伯張慶臻提督
京營增

勑一事與晉爲難夫投揭請增自慶臻
呈稿
批紅自內閣執筆增寫自中書兵部未之知也閣
臣自認罪矣旋奉
聖旨兵部不具勑稿不必牽連
聖鑒朗如日星部臣可幸無罪孰意債帥叛臣厚囑
言官吳玉輒因
召對值晉杜門註籍謾肆糾纏必欲逐本兵而後巳
馬世龍以九月起解直至晉二月離
京而纍臣始赴訊焉張春一招奉

旨張春提勘已六月餘何得遷延至今且王在晉在
任何乃不奏就中顯有情弊該部還覈實從公
確議具奏此係黨謀驅逐爲賊臣道地之明徵
矣晉素無奧援起任南銓守正忤璫八推不用
其始也衆人舉之當邊事極壞之時而特膺嚴
闕之重其旣也一人毀之以
聖明昭鑒之晰而猶掛神武之冠
恩重如山身輕似葉戊辰晉任中樞黠虜十數萬
攻圍大同沿邊州縣衛所城堡共五百九十八
處並無失陷比年患虜岌岌乎不能支矣老臣

衰暮犬馬無報

主之時而獨抱杞憂驚心宵旦痛念十餘年遼事壞於門戶之分岐用人一脉胚胎不可轉移肺腸自是各別

廟戰戈矛機鋒盛熾塗毒生靈禍移於

國讀是編者不能不掩卷而三嘆矣

在晉謹識

三朝遼事實錄序

婁江大司馬王公自壯歲登朝敭歷中外其完名大業載在國史見諸文章者朝野咸得知之

獨其經畧四鎮也米聚山川箸籌石畫所當名王黠虜前後俘馘不可數計其降附諸戎合幾千部九塞稱元臣名將

業無與均顧其成功所
自乃得之廉與公惟廉
故士卒樂爲之死惟公
故上下樂爲之用蓋自
公擐甲而出暨至解印

而歸無或冐苡薏明珠
謗者則廉與公之徵也
庶幾哉汾陽之風乎公
卧江上者十餘載而東
事日敀烽羽旁午虜且

關入代上谷矣公生平古正不阿靖白自守無偸忘無懟色一腔忠赤秉志不渝闡警以來以脊肆鎮邊寔事彙而爲

錄恭余謂老臣所服之
衣
先帝賜也今服之矣敢褻
身哉惟是矜矜矢心媿
無以報塞一生微略盡

在此錄以志不敢忘醜虜也蓋公之爲大臣其官自郎署守長藩臬幾十政無所不周歷其地自畿輔河洛齊魯楚越

幾萬里無所不馳驅其
宦蹟自簿領錢穀河渠
法律藝文軍旅之事幾
百試無所不贍舉彼其
夙夜奉公優游布政既

爲歷代名臣所難而至

受事樞府爲之省浮美

佐軍輿嚴斥堠畫郊圻

備偫嘗竟刁斗不絕廳

披蒙[illegible]襲敵著何啻衆

攘垂著遺與尨邊等邊
耳而孤懸千里地勢積
弱軍不宿飽債帥爲政
公又爲之簡汰訓練接
堵幾十年皆公之力也

余自公謝政後待罪樞府悉公方略凡羽林期門無不道王司馬者媿余拙劣無似不能若平陽繼鄴侯之政規隨弗

意臨淮李公之軍旌
旗十變然其精心籌策
可為萬世計者未嘗昕
效忠之今試一閱其實
錄冊畢雜周囘輿圖厖

塞恍若指掌令公待邉
至今日奚至眷眷多事
哉余于此又有望于公
焉漢從光司馬稱將軍
儒雅嵩侯垂光犀公來

贊與戎禮脩大事下大
司馬府任重無與均著
趙營平八九十善用兵
羌人畏之兵事固重老
成哉令公雖引年謝事

天子方登延舊臣公行以
元臣柄樞建不世之蹟
懍通侯之印則此實錄
者特公之緒餘耳功載
盟府業著旂常方世世

倚公威信爲金城又何
藉余老臣之稱述哉
崇禎戊寅秋日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兵
部尚書前都察院右都

御史管兵部左侍郎事整飭薊州等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京太常寺卿來儼尋少卿三

奉

勅提督京邊東西二路馬

政兵部職方司郎中吳

甦東用楙謹撰

三朝遼事實錄序

昔班孟堅漢書十二帝

閒二百三十年一百萬

言太史公史記上自黃

虞下至武帝二千餘年

僅老叢讀春秋二萬
言而已夫紀事貴詳詳
則漶漫而莫尋其要省
覽尚簡簡或脫畧而莫
溯其原今邊事十餘年

羽書之旁午封事之充
楹還雜浩繁至不可勝
紀流觀泛濫如舟行巨
浸靡測涘涯余從奴橐
勠起勇靡彝彝齊日一括

據還事援毫循舉覈實

言言有據寃寃匪誣解

組以來如范粲登車多

年偃息閒嘗思小醜披

猖變勞

至尊驚惕海内遼事不可
不傳非親炙則疑于道
聽民間杜纂新編久之
寡人直史而虞有魯魚
迄閱卷蒸暑之暇一一

敘述如手紬繹錯綜
參伍廣搜群議東以管
窺纂就十家之冗編謬
擬
三朝之實錄俾將來爰采

仰佐吏寰用資謀野有
判如璋而合如珪者矣
自東隅告急泛海飛芻
曳輸饟蹇我馬僨于疆
勞金錢靡乎猝藏殺戮

遍讀選叢謀議彝敢謂

遺四出搜括殆盡轉運

如流一蹶而清撫再蹶

而開鐵三蹶而遼瀋四

蹶而廣寧追鋒獄搖關

隘緹騎縲逮奔臣朽甲

敗戈澤量山積流民潰

卒蟻聚蜂屯

廷議經邊舉

朝瞰睹羅攢羅羲會办當

前人避我趨拚生賈勇

藉

尚方之赫濯震通國之顔

靡招集散亡整修廢堞

收復關前之棄地聯屬

海外之孤軍捄負固之
寇以保前屯置更番之
卒以守寧遠運海島之
儲糈飽我士伍市遼西
逃竄難籍戢邊民傳鋏

勦川湖之叛寇移師靖
山左之蓮妖聲靈旣播
虜部輸誠孖顏三十六
家虎墩兎八大營取次
受欵俾關東城堡復歸

版籍物力軍需大從省

約

中外晏若

朝著清寧訂盟講學識者

僉謂獲邀宥機昇平之

可望進窺圖黨局分門
憸壬鼓舋將人樹趨炎
之幟傷覿襲垂成之功
慫慂紛更亟圖進取此
時狠熑且熄胡然勞黃

閣之塵虎旅方張猝爾
似金牌之召封疆重任
臨軒專委一旦傳宣整還
朝之劍履余甫幸其息肩
邑臬畐事出無因釁非

邑作將爭勝爭自茲以
後誰能躡遼陽之纖塵
寸壤爭人經幾換薪火
猶傳功竟無成關河仍
舊界推轉深敗氣大誰

省諐非常九塞監臨諸
鎮掣肘其窕羅督寡謀
潜逼介紹遣弔唁生降
志僚體奴使潜窺單弱
决策東侵壞我藩籬禍

務屬國諸虜鞭辱逼官
甘心從逆于是長昂先
叛揷部西奔太寧一帶
皆爲奴地素囊滅而卜
石兎逬三岔可以無守

而薊宣爲直捷之途矣
三輔傷殘肉林骨阜功
隳典築大將幾成釜魚
禍起調援叛賊久爲逸
蹶晝備寨[illegible][illegible]之約一三

韓獹兎復蕉期大都遼事之失起于同濟之擠軋壞于大猾之鑽營東垂罹劫殺之運地遍于戈酋蠻閧傀儡之場手

提線索貨郎入幕債帥
當權國人皆知不可彼
鄉獨見優容陰盜國而
陽盜名玷取官箴而貪贓
荊棘錄附黨豎主操戈

力薦前意竟成擬劒朗
卿厲夫之乘牌猶然百
邉遠不僵用人每天宰
籠虛徭習成撲套弊實
一開花邉發尨法弛兵

弱長鯨未馘孰清登海
迭波濤破甑難完屢窟
盧龍之鎖鑰釀患至此
藉非身在衙肆歷觀獨
斷難[illegible]董兼進籌而定

羅織起公案甚慨惟遼
土琥淪英雄喪氣歲長
算偶賺手幾寃或屢錯
竟罹于債事或否臧而
寃法戴捐軀而死敵港

劫所臨什不存一而秉

忠殉

國文臣戰士暨副以及偏

裨勳藎未彰當事者擁

罪叢徵

廟廡遼韙霙韡喜婁律畬
雖森鬱艸來闇朽白沙
黃壤黯鬼長號赤莽青
鱗遊蒐莫返夷陵之燼
職陳萇弘之血化碧而

簡吏不知其人浩氣消
靡鬱結爲厲且巳午以
後鄖報不傳多識多聞
纔歸韓牘集諸
運鄖多偏諱雜違史菲董

推遺世遺所以常存者獨此公是公非揭日月行之若始而混混終而泯泯乾坤不幾乎息耶以龍門之撰述而是非

頗謬于聖人輕仁義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美則古之良史其寧幾見古者修書出于一人之手[illegible]若數家之學

新

班馬遂繼傳及其世至唐用衆手人持枘鑿紛厖異同莫之能一說者謂三代絕綱至于八書十志幾于絕緒余之爲

是編也急公死義之士
迹存其名飾非矯枉之
談力闢其謬博採奏章
無識寇我仇之根祇權
國是詎生翰墨亮之嗟不

嶽
國典而失褒貶之平不以
衆斥而斬獨裁之義刑
如礫督則余復
命之章曾譏其輕進罪若

叛臣則余
平臺之對兩刺其奸貪當
事實爲腹心公論寧辭
斧鉞孔孚邇說夏殷也
而憂杞宋之無徵區區

謭陋惟集講郎鈔以爲
當年兵書疆事之徵徵
信在我知罪繇人聊以
存壹代之紀綱而已矣
崇禎戊寅季冬之吉

賜進士第光祿大夫太子
太保加陞一級原任兵
部尚書前

兩京吏兵刑部尚書侍
經筵參贊機務以尚書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敕經畧遼東薊鎮天津登
萊等處聯絡朝鮮
賜蟒玉　尚方劒便宜行
事總理戸兵工三部總

督河道巡撫山東提督
湖廣通省學政黎陽王
萑晉撰

贅言

韓昌黎撰平淮西碑多歸功裴度李愬妻訴憲宗碑不實詔斷其文更命段文昌為之以晉公之勳望昌黎之文字當時有異議焉愬名位素

微能忍恥辱厚自損抑蔡平
度至以櫜鞬見度度逡巡以賓
相禮受愬謁相照以分義哉
有所自居若夫
天子重臣
尚方隆委回鎮屬其掌握之

邊聽至指揮即欲招功害衆

亦須因事轉移以飾中外之

聞聽乃有意以引至所親遂

無端以奪至所主謂為

上指乎至出而行邊也自請也

非專命也以為與論乎其

以撫易經而述議非之顧代
贊飾也自薦也非公義也視
君命如弁髦而弄大臣於股掌
不以擅事為兒戲乎蔡之功
翹之功也功業封涼國平章
僕射節度旬日而踐父兄之

兩鎮慶來壹捲之功歸遂之
報功雖薄矣不薄於歸而薄
於將石精不能平婦人之怨撫
奏自鳴君矣関東闢土周環橫
亘數百里連屯帶衛不啻淮
而之小將而孽奴之壽今不啻

吳元濟之跋扈自樞輔出而前功并廢矣沼邕違帳之勇潛移山詰貿固之民畫殪覺華陷而亭乘璠鎮之紛紜柳河敗而幾殘彊之大潰比再出而踐築淩之議遂召冠

而羅數月之圍大將計降而胥
枯而亭三人之得脫東仰調援
登埤破而竪七邑以摧殘後事
如斯初心大悖身雖恩而用人
不遑至揆閲罪已彰而遮護悉
縣至緣索霧念悲哀晉不之 三

矣李逢吉之黨以異意排之然愬之見用也用而策功也則逢吉之黨力為汲引也汲引以佐至成功度之黨媢人而非以媢國今但知有黨不知有國矣顯晦至關於一人者小安危之關於 國事者

大人臣受知

主上不自量度不自主裁括以

韜氣启求而擁戴終以坑塹

墮落而沉冥夭獨藏身叢神

慫胆根株互結徑寰潛逼剃

棘荊生蕩離舉固瘠土肥已

達李豫等奏

十四

餉饋兵屢九塞效忠 威靈不
括禍延程 國真可挽圖
二祖
十宗在天之靈寧無赫赫之天意
害人以貧老而不害人以富全
任人以拙樸而不任人以巧攫

踽〻獨行者或默坐至幽而趣〻自飾者嘗亦稀至醜棄〻貧也拙也獨行而寡援也孤居深念亦自信至昭〻不昧〻

天道而已

明弱老人自述於百書軒

三朝遼事實錄雜引凡例

一國史有專成而今自爲纂述者何也漢命儒臣編史于東觀而其後有袁宏紀張璠薛瑩謝承華嶠袁山松劉義慶謝沈之史宋范曄刪采爲十紀八十列傳劉昭復補爲漢志史非一手所能成諸家之書正以助東觀儒臣所不及也非諸史後來何從攷正乎

一國史非書生所能述仕未登朝總爲塗說躬未親閱類多耳食今時之雜編無當肯綮有假此索賄市恩求容于津要者且多倚傍門戶毀譽

失真非信史之必傳直付漁樵之論可也

一詞館編纂不過採部科之奏疏六垣架閣數椽原本按時繳進而兵部之不存堂簿已三十餘年矣昨年之藁今歲無可覓者即詞林有專莞章奏之官恐亦不能書錄也

一近事莫大于遼十載間功罪得失議論是非俱當備載今新編所註述者皆浮蔓之條陳及嚣爭之筆舌不知揄關何以得守弃地何以得復至于喪師敗績不復深言護彼之短正以揜他人之長此皆山人流棍占風望氣逐臭附羶用

意之深爲將來渾殺正史之地遍閱諸刻雖無一言之詆及于予而其所愛護者顯然見于言表矣此編一出必爲邪詖偏黨者之所忌然而原疏具在

明旨昭然與諸大夫國人共質之可也

一山海之距　神京所謂一重門限若無寧前關門必不能守余爲總理時抗疏爭之而黨人譏爲鹵莽之談旋責予爲經畧不收復關前地面則與纍臣同罪也比余果踐其言而黨人之氣塞矣旣無可指摘以加之罪乃陰謀更換以使

之歸時局如此而欲望邉臣之樹功書伐其可得乎

一海運最難始事者止十萬而頓加六十萬不知幾費心籌事乃得濟而新編並無點墨所謂問齒決而輕飯歠也余雖紀其事述其艱然亦僅存節畧耳

一史書專爲奬勸忠義若死事不傳無爲貴史矣此編必窮搜博載有官者書其官以旌其殉國之節至于立祠賜謚加官予廕祭塟從祀闡揚朝典流傳萬載永慰忠寃

一史以徵顯闡幽質疑辨難是以從井之妾必書其氏殉主之僕務列其名當死不死而勉圖旦夕之生殺不當殺而立桀　尚方之劒死敵而埋滅黃沙偷生而粉塗青史務求其實質之鬼神而無疑

一虎酋爲虜王奴强而揷衆欵揷則西虜盡歸約束我可以專力拒奴奴之所寒心也至丁卯而揷部西遷遂不能紀綱各部皆籌邊者之失策五次入犯奴耶虜耶不能辨之矣

一辛酉失遼陽廷議以東征兵馬錢糧軍需兵

一仗設總理三部侍郎此從來未有之官也海運米粟山積區甲等件萬千朽爛虛耗物力新編盡爲隱諱併新設之官無述焉一人創筆捕影者皆然艸野之間附黨劇于　廟戰矣

一邊事起言路封章多爲熊王爭戰守及廣寧失後爲經撫爭罪案自今觀之孰戰孰守至其罪狀已正于西曹贅談不必盡述

一庚申已後多紀余之奏疏似覺其煩然所紀皆切要事也先儒胡致堂有云義不當隱者聖人猶自序其績知我罪我其其亦聽之然余署部有

一百五疏百存其二一撫東總理經邊亦存什中之三四家貪乏剞劂之資摘畧而非全疏也

一遼東爲本朝疆域其山川關隘險阻及外夷住牧聊紀崖畧以備開卷叅閱

一敘事必遡原所始奴孽之先播毒于前代其後自相戕滅倏盛倏衰易爲輿歇余著其始事于篇端

一敘事必首編年奴釁繇戊午以暨丁卯十年間邊事明註年月歷歷可按其或以後事証前則

爲旁註另註其年月

三朝遼事實錄雜引凡例 終

三朝遼事實錄卷次目錄

壬戌以後邊警已息奏疏漸稀非詳于前而略于後也

目錄終

三朝遼事實錄總畧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菼穉蒴父較閱

遼東

中國之通遼東止山海關一路遼地葢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毉無閭之地爲幽州卽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卽廣寧以東之地戰國屬燕秦以幽州爲遼西郡營州爲遼東郡漢武帝拓朝鮮地并轄遼東屬邑置四郡隋初爲高句麗所據唐征高麗復其地置葢遼二州五代曰東京金曰遼陽國初改爲遼東都指揮使司領衛二十五所十一關

二營堡一百七十一永樂七年于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内附夷人開原即遼黄龍府戰國爲濊貊地漢爲夫餘國屬玄菟郡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即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　國家委以與虜虜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迂遠遼人每憤憤焉今則河東西皆䧟僅存一隅此一隅之地又係朶揷受款之後在晉當關時收復發兵分守爲巖關之障蔽繼之者侈遠功鶩撻伐而未有一矢之加遺日事與築而大凌之役釀禍無已追思往事可勝長喟耶

遼境諸夷

遼地東起鴨綠江西抵山海關一千四百六十里南起旅順海口北抵開原境外一千七十里三面瀕夷一面阻海境外有虜酋土蠻等部落住牧東北有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有朵顏福餘泰寧三衛自泰寧抵喜峯近宣府曰朵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三衛俱立市通貢虜中酋首以百計子姓部落以數十萬計直前屯者爲賴蟒等直寧遠者爲獐兎拱兎等直廣寧者爲小歹青以兒鄧黃台吉等折而西北則虎墩

兎憨爲虜王而東西部皆屬之北則煖赤伯言他不能等折而東北則卜言顧等又折而東則炒花等鎮安廣寧之間爲西虜歹青虎墩兎憨炒花黃台吉拱兎等營錦義之間爲小歹青營此河西三面虜也三岔河而東則額伯革等打大成等直海州西孛兒敗伯言等直遼瀋西煖兎宰賽等直開原西北則恍惚大等東北則北關東則南關遼瀋之東則奴速等開鐵之間爲煖兎宰賽等營撫順至寛奠一帶東南俱近海此河東三面虜也今虎墩虎憨西徙宣雲邊外則虎酋舊地爲諸虜之營窟而遼境諸夷皆爲奴酋

所聯屬矣

建州等衛分處女直諸餘孽而奴酋所居建州老營地即中國歲取參松處其地北屏長白南隣朝鮮東濵烏龍西附我撫清寬靉等處以窄公塔寨爲巢以五嶺喜昌石門罵多兒木其夾山兀鷄等關爲要害頗稱險阻然屢叛屢平賜張爲邊患不旋踵而滅其地袤廣不過千里僅抵我　中國一大郡柰之何邊臣失筭竟至西虜合併各邊被其騷擾不止爲一隅之寇矣

虜之在西北者又撩罕兒即老王子土蠻咨係元

後大部落在山後地名阿力素等處住牧離遼陽邊外三百餘里擦罕兒小部落在山前廣寧邊外青山住牧離邊一百餘里河東市口于南北兩關開原慶雲等處河西市口于廣寧團山義州大康堡等處

三岔河

按三岔河當全遼適中之所爲東西咽喉其上流爲遼河分爲三水俱出建州界內透迤濼洄歷黃泥窪合而爲一南行百餘里爲三岔河又一百八十二里而歸于大海當洪武辛亥以渡海定遼之故附山東

而山東之餉遼者必取道海上由三岔河入路河以達廣寧之二十里鋪此河爲全鎭要害原不從今日始境外一帶向係粆花諸部住牧之所搶掠不一最爲衝緊自河東沒而盈盈一衣帶水且爲今日華夷之界限矣河距廣寧百八十里而遥中間爲西寧西平西興鎭武平洋等堡地勢卑窪陰雨積潦每成泥淖黃泥窪一帶入夏水淺易涉向以虎憨兎諸酋爲在晉所撫欵願効力協守與奴阻隔今虎酋遠徙奴合西虜爲一家旣渙之虜登易再合悠悠此河浮馬可渡三岔失其天險矣

南北關

海西建東處遼之東名爲東夷海西者南關北關也建東者建州即奴酋今地也嘉隆間有王忠者爲塔山前衛夷酋部衆强盛凡建州海西毛憐等一百八十二衛二十所五十六站皆畏其兵威于是悉得國初所賜東夷一千四百九十八勑因創寨于開原靖安堡廣順關外住牧以便互市入貢即開原所謂南關也當是時東夷酋首之黠者隸其部下無一人敢爲内地患自忠死無子其姪王台不能輯和部衆遂各自爲强　勑書亦皆分散建州三衛四百九十

九道爲建州夷勒勒把督王杲鵝頭等分領今併歸
奴酋矣塔魯木衛夷酋捏哈得　勑三百道建寨于
開原東北鎮北關外住牧即所謂北關葢今金台失
白羊骨之祖也後兩關構怨南關爲建州所據而北
關實爲之驅北關不得南關之　勑因而仇建州不
可解楊鎬三路出師奴使人誘金白約講和勿助
中國二酋云我金白屢受　國恩若有別心天地不
容金白又與虎酋締婚虎酋在諸酋中特稱雄長藉
其聲勢爲奴所忌奴以卑詞厚賄聯絡諸夷垂涎遼
瀋然未敢即發難者以北關東隣奴地西接粆花宰

㨗諸酋㕔斷夷虜之路畏金白之襲其後也奴攻開原北關先期密報推官鄭之范不惟不信且鞭笞之御史陳王庭請宣諭獎賞二酋令多集兵馬札營開原境上倘奴入犯或徑搶奴寨或共力禦防兵部通置不省疏云北關始欲從征何乃臨敵喪約又疏云北關掌我保護而臨敵違約與御史題疏絕不相掌失屬夷之心而寡多助之勢萬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奴酋伴綴我師擁衆數萬騎直抵北關北關原有二城金台失白羊骨分兵據守賊攻寨掌以牛皮用蔽矢石自寅訖午金台失寨陷自焚隨攻白

羊骨寨降之北關並覆老幼被擄挑壯丁九千餘名
分隸部下八將剪平日之忌逞薦食之謀遼瀋之亾
于是決矣
王者守在四夷四夷不守而　中國之藩籬壞矣
北關雖夷種平而篤志殉義効死勿去紀此以表
其忠
按海西南關王台最忠順惜子孫無良以鬩墻引
寇北關怨毒日深遂快心于王台子若孫自相屠
割而奴酋袖手待其斃甚矣海西之愚奴酋之黠
也今撫夷副總兵王世忠爲南關裔　朝廷用之

以勸四夷又給事中姚宗文奉　命閱邊因訪金白部落聞白羊骨有弟卜兒漢金台失有男得力華覊奴寨而得力華二女長速不他娶虜酋腦毛大孫桑河兒寨次中根兒娶虎墩兔憨會虎酋挾賞宗文遣諜虜營特給二女四千金示優恤以縻其意因所遣非人謾許啓釁給諫緣此掛議虜賞開端便成往例漸生要索經畧王在晉力持其前賞于是給諫之議論始息矣

山海關

山海古幽燕地星分尾箕在析木之次東三十里云

遼廣寧前屯衛中前所南十里至海北八十里至義院口關西九十里至撫寧縣此延袤之大槩也東驗關七里爲關前瞭望地餘悉屬遼西南北三方雖山溪沙瀨其[illegible]市一廛多爲撫寧民賦地衛屯牧所散落僅十之[illegible]耳去關城六里爲角山雙峯崢向宛如角立脉自居庸古北喜峰諸山東迤透延亘千餘里俱鱗次設關隘障朶顏諸夷部聳峙面海而長城梳之控[illegible]畿甸界遼藩角山之北直抵沙漠層巒爾望邈不可窮矣相厥山川山自居庸而東其勢漸南海自直沽而東其勢漸北至臨渝山麓海濱不盈[illegible]一視

扼而塞之爲功匪易漢唐諸代建都陝洛擯爲荒遐有宋中葉委諸胡部淩夷之甚無復界限我　朝攄逐胡元兩都定鼎即設衛建關以立中外之防關即衛城之東門爲　國朝徐武寧所建爲朝鮮女直諸夷入貢及通遼商賈所由關法稽文憑驗年貌出入禁遼卒逋逃并商貨非法者城周八里一百三十七步四尺高四丈一尺土築磚包其外承平日久土石剝落山海之人第知防朶顏諸部不知防建酋也至是而　京東鎖鑰以爲第一重門限城單薄而非所守人不能層列馬不能並馳在晉抵關正值潰兵雜

披之後三水門衝成坑塹各堵堞多至欹斜於是築土加封悉甃磚石整排兵仗疊置戎行居之以鋪嚴之以柵百雉增高四隅崇峙流民集而結城外之廛廬商路通而來日中之貿易夷人載米以市布虜部列帳而守關款讋既成人心已固山海屹然有金湯之勢焉關外卜築長垣丸泥可封函谷祇緣樞輔行邊議築寧遠窟窿山而止今窟窿之新邊安在哉

登海

國初置遼故屬山東其航海自金州旅順關口南達登州新河水關岸計水程五百五十里而海中島嶼

相望遠可百里近止數十里舟易停泊有羊坶島石礙舊鑴可考先年由登萊轉運濟遼豐歉有無彼此兩利嗣因亡命竄入海島爲患設禁始嚴遼遂坐困萬曆二十五年以來議從海運餉東征士卒其禁稍弛而旅順復設防海遊擊以控扼之雖則爲運實以爲防戊午奴陷清撫復開海運剏始者登州道陶朗先也歲運十萬石者東撫李長庚也比長庚轉督餉而在晉代長庚以撫山東則歲加六十萬矣數轉加艱轉甚至廣寧淤而獨急天津之轉餉餉關寧軍民之命待食于一線之海道餉不繼則關寧之守立壞

危哉籌　國者之疎也

建夷

女眞古肅愼國在夫餘東北千餘里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唐隋謂之黑水靺鞨部落在南者籍契丹爲熟女眞在北者不入籍爲生女眞初靺鞨强盛號渤海後寖弱臣于遼遼避興宗諱更女直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江水微黑亦名黑龍江白山黑水金所由開國也宋爲完顏氏金歸元設開元路改萬戸府五以總攝之　國初分爲三種其極東曰野人女直要塞遠歲附海西市開原不入貢亦不冠邊其一

東方諸夷之為衛所者甚衆而建州領其名并毛憐曰建州女直即今奴兒哈赤之屬其一曰海西女直則開原南北兩關之夷並故都督王台部也永樂初𢭏婁夷來歸置塔山塔魯諸衛備外藩宣德四年海西女直始入寇寖勾建州剽掠正德間祝孔革等為亂阻朝貢至嘉靖初夷酋速黑忒捕殺叛夷猛克修貢謹賜金帶大帽其後王台益强能得衆居開原東北貢市在廣順關地近南屬南關其逞加奴仰加奴居開原北北貢市在鎮北關地近北屬北關開原孤懸扼遼肩背東建州西恍惚太二夷常謀窺　中國而

台介東西二夷間扞蔽令不得合台最忠順因聽襲

祖速黑忒右都督爲之長東陲晏然耕牧三十年台

有力焉 國初女直悉衆來附選其酋長授官爵征

調惟命已建夷與毛憐相攻殺 宣宗遣使招降遂

以建州老營地居之名爲東建州嘉靖間王杲爲建

州右衛都指揮使黠慧剽悍數犯邊殺僇甚衆誘殺

我裨將裴承祖等督府張學顏與總兵李成梁鼓行

而前乘勝直搗紅力寨斬首一千一百有奇萬曆初

元侍郎汪道昆閱邊成梁請展築寬奠等六堡其地

北界王杲東鄰兀堂去靉陽二百里方修築十岔口

寬奠堡張學顏按視兀堂等數十酋環跪稱修堡塞
道不得圍獵內地願質子所在易鹽布自是開原而
南撫順清河靉陽寬奠並有市諸夷亦利互易無敢
跳梁自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王台制之自清河而
南抵鴨綠江屬建州兀堂制之頗遵漢法三年春王
杲復糾虜盜邊副總兵曹簠厚市夷賞諜杲匿酋阿
哈納寨勒精騎馳勦杲僞以蟒掛紅甲授哈納脫走
素所善東夷長王台所開原兵備賀溱宣諭台遂與
子虎兒罕執送境上檻車獻俘　詔磔杲加台龍虎
將軍秩哢西虜二子並進都督僉事是時王台所轄

東盡灰扒兀剌等江南盡淸河建州北盡二奴延袤幾千里內屬保塞甚盛王杲旣誅其子阿台潛倚虎兒罕　朝議方懸購會逞加奴仰加奴强盛欺王台老與虎兒罕侁殺杲子阿台亦怨王台父子轉送其父日夜伺隙報復因叛投逞仰勾北虜數掠孤山鐵嶺李成梁乃勒兵出塞大破賊曹子谷得級千三十九始仰逞二奴父都督祝孔革一名揑哈爲台叔王忠所戮奪貢　勑并季勒寨及台以女妻仰加奴卵翼之巳加奴等結婚西虜哈屯恍忽太潛爲嚮導勢漸張日伺隙修怨台子并虎罕兒好殘殺部夷虎兒干白虎

赤先後叛歸加奴因盡奪季勒諸寨謂兀剌江上夷與虎罕搆兵是後仰加奴等十三寨止遺把吉把太可五寨屬台他如灰扒兀剌及建州夷不受鈐束南關勢漸蹙台竟以憂憤死　上嘉台忠　賜諭祭釆幣台有子四長虎兒罕次三馬兎次康古陸次猛骨孛羅而三馬兎早歿康古陸台奸生子爭分父業爲虎兒罕目攝亡抵逞加奴以女妻之猛骨孛羅母溫姐又北關二虜妹也因與虎虎兒罕借兵黃台吉復季勒諸寨黃台吉陽助之實陰收白虎赤等自益已虎兒罕歿則南關勢愈孤矣萬曆十一年阿台糾衆大

舉深入至瀋陽城南渾河李將軍成梁乃勒兵從撫順王剛台出塞百餘里直擣古勒寨用火攻射阿台死連破阿海寨誅海海毛憐衛夷住牧莽子寨與阿台濟惡亦梟逆也是役得二千二百二十二級論功陞廕兒子孫靡遺東夷震懾時逞仰與白虎赤盜借西虜煖兎恍惚大等騎萬餘聯猛骨孛羅并虎兒罕子歹商日尋于鬬總督周詠因念歹商弱猛骨孛羅嗣立衆未附請加[illegible]勑彌壓逞仰土奴乘氷堅復糾虜攻猛骨孛羅大掠把吉諸寨巡撫李松密與李成梁計伏兵中固城開原四十里遡逞加奴仰加奴

及白虎赤逞子兀孫孛羅仰子哈兒哈麻殲焉捷聞
賜爵有差自是海西讋服台子孫息肩可數年逞遺
孽卜寨仰遺孽那林孛羅日夜圖報父連西虜以兒
鄧侵掠部夷及歹商數入威遠靖安堡而那林孛羅
尤狂誖挾索貢勑如工奴時萬曆十五年那林孛羅
引西虜恍忽太等攻把大寨我兵往援是時王台孽
子康古陸向奔逞加奴者乘虎兒罕歿即來歸已併
妻其父妾溫姐分海西業與猛骨孛羅歹商鼎立至
是以仇虎兒罕故甘心歹商爲北關內應因約歹商
叛夷阿台卜花共攻歹商擄貲畜而猛骨孛羅以母

温姐故亦助康古陸奸收歹商妻協謀誘殺開原兵備王緘乃檄衆將李宗召等勒兵執温姐康古陸已念義温姐則猛酋携釋之止因康古陸需 命而猛骨孛羅竟爲北關誘脅從那酋夾攻歹商因自焚其巢往十八寨并刼温姐去巡撫顧養謙奏革猛骨孛羅勲爵劾緘玩冦釀亂逮問科臣彭國光爲緘不平以失事推諉論養謙 上欲置于理閣臣疏曰先年開原地方屬夷王杲爲患賴有海西王台擒獲王杲獻俘 闕下邊境始安及王台既死王杲之子連結仰逞二奴爲父報仇于是李成梁提兵出塞擒殺王

杲之子後仰逞弄奴兒王台三子徽弱欲行害李成梁又擒殺仰逞二奴然則海西諸夷順即當撫叛即當勦若欲自脫其主撫之失而反追咎主勦之非以血戰之功爲妄以報　國之忠爲欺則邊將寒心解體爲害豈淺淺哉伏望　皇上特賜體察寬王繼不究往事尤爲妥當伏候裁奪次年李成梁從威遠堡出寨卜寨棄其師入那林孛羅壁成梁縱兵直擣砲擊城裂二酋倒戈乞哀計斬級五百有奇釋二酋不誅班師還開原釋康古陸使和歹商王台子孫皆金歹商許建州奴兒哈赤婚內倚　中國而外以姻

重寢北關謀令歹商以叔事康酋以祖母事溫姐刑
牲盟遂爲均兩關　勑蓋自永樂來給海西屬夷勑
由都督至百戶凡九百九十九道按勑驗馬入貢所
關酋領之視强弱上下先是逞仰二奴父强則北關
多及王台强則南關多多至七百道北關不能二之
一今無論强弱與之平南關以五百北關以四百九
十九差縮其數存若南關諸酋並羅拜服立何康
古陸死感不殺恩將與屬溫姐猛骨孛羅無負中國
又亡何溫姐以乳瘡亦死兵備成遜因令北關卜寨
那林孛羅南關猛骨孛羅歹商面相結釋憾並請貢

十七年建州夷酋奴兒哈赤以姻亙商先入貢且以斬叛夷克五十乞陞賞加都督秩以此遂雄長諸夷奴佟姓建州枝部也先是李寧遠擣阿台夷其巢奴兒哈赤祖叫場父塔失並從征爲嚮道塔失阿台婿也教場塔失因兵火死于阿台城下奴方十五六歲請死成梁哀之且虜各家　勑書無所屬悉以屬奴奴雖得王杲　勑人多不服乃結婚北關以資其勢勢漸強事　中國頗恭謹後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及與亙商爭張海因約婚罷兵越二年亙商死先是卜寨亦以女許亙商那林孛羅妻則亙商妹也亙商

酗酒好殺衆稍貳歹商往卜寨受室因過視姊中塗
那卜二酋陰令部夷擺思晗射商殪今廣寧降夷指
揮王盡忠即歹商弟吾把太當時逃奔内地正爲避
北關之難事在十九年正月時奴兒晗赤妻明安妲
方歸哭兄歹亦爲卜寨所擄取索之再三不與轉開
原爲代尜亦不與於是奴與北關絶二十二年那林
孛羅卜寨又糾西虜宰賽煖兎恍惚太及東夷灰扒
兀堂與猛骨孛羅等十餘營兵七八萬同搶奴酋以
兵邀之于臨卜寨馬蹶被殺奴勢大振北關請卜寨
尸奴兒晗赤剖其半歸之北關建州遂爲不可解之

仇而東夷諸酋亦稍稍背北關向建州矣乃北關那林孛羅雄心不已仍欲謀南關遺　勑二十六七年間屢以兵侵猛骨孛羅猛骨孛羅迫乃結婚建州以求援于是奴兒哈赤乘機擄猛骨孛羅殺之而收其勑三百六十三道是擄南關者建州而驅南關者北關自建州擄南關來奴勢愈强後三年倭陷朝鮮中國徵兵奴以保塞功得加龍虎將軍秩視王台時矣奴勢猖獗閣臣葉向高揭云今日邊疆之事惟建夷最爲可憂度其事勢必至叛亂而今九邊空虛亦惟遼左最甚昨李化龍告臣謂此酋一動勢必不支

遼左將拱手而授之虜即便發兵救援亦無所及乞
下廷臣作何計較再行區處奴與海西夷忽刺温約
婚侵朝鮮將潼關堡又結西虜嚙灰扒黑龍江上諸
夷寬奠新疆居民六萬口逼奴穴住種參貂市易漸
狎李成梁再出鎮徙還故土棄新疆爲甌脫二十四
年八月奴沿清河邊疆裁參索價復爭入貢車價語
狂悖邊吏始倉皇請兵而朝鮮亦報奴酋席卷江上
并圖其瑁江夷卞台吉急因率所剖按北關金白二
酋匿之修怨仇殺兵科宋一韓乃以棄地啓虜祭戍
梁及撫臣趙楫矣尋奴兒哈赤且治兵聲畧北關遣

子莽骨大以萬騎修南關寨已又闖入靖安堡聞那
林孛羅子金台失新立有備去又勒騎往撫順關脅
蟒𣪠牛酒又勾西虜宰賽煖兎等窺開原遼陽邊吏
倉皇告急御史熊廷弼按部請添募兵兊寺馬急撫
北關且收宰煖以携其交頊之奴酋遵諭減車價入
貢及還張其哈喇佃子即前成潔棄地也廷弼疏稱
其地止一二山溝不可堡柰何以一峽了棄地之局科
議請釋建州爲外懼姑置侵地先許貢以寧東方三
十九年部覆如科臣言報可奴酋忌其弟速兒哈赤
兵強計殺之復擁兵侵兀喇諸酋四十一年三月益

犂南關曠地併料西虜宰僾卜兒亥瓜兒兎二十四營盡畧甲馱清河間以好語紿都御史張濤謂撫安等匿哄牧日久請奉約新墾槩罷濤揣情形上言北關近且開二釁其一東酋求婚北酋老女復行併猛卜計北關堅拒不與會東酋壻卜台吉來奔北酋即許婚老女卜酋遜謝爲別婚東酋乃忿號謂實匿伊逋壻其一金台失有女爲兒那林孛羅收養嫁宰賽反目項金酋故殺那酋妻卽宰賽之外母宰賽乘隙挾求老女贖罪老女矢以死守宰酋忿相攻北酋慫奴酋朋結請釁[illegible]嶽無養癰東建世奴酋遣使千骨

里愬不背漢編往畊牧新添者盡撤請質子聽　朝議進止其北關匿奴壻卜台吉勑發完聚當永紓邊患蔣濤甚後其功未幾奴酋度我弛備即嚴兵圍燒金白十九寨總督薛三才疏爭往事失策若北關再析入奴東方憂滋大四十二年奴益勾西虜圖北關而煖兒乘機挾老女北關顧與煖兒子締姻奴狙詐自喜每發兵以圍獵爲名不知所向已復墾前罷畊地衆議薛國用力主驅逐查勘將前四堡及白家衝松子二堡共立碑六大書番字碑陰明年永不敢越種部夷盜發陽馬即戮碑下以示恭謹四十三年北

關白羊骨竟以老女與煖兎子蟒谷兒大婚開原遣諭不聽奴酋發兵三萬屯南關氛甚惡在事率爲寒心而都御史濤誤中逦官藉大成之魔爲奴所惑釀成大患奴遂駸駸不可制矣

遼事實錄總畧終